

宋朝

徽钦二帝

李之亮 著

原来真正的宋朝是这样

明争暗斗的官场纠葛
帝王权臣的命运沉浮

最真实的宋朝史

著名宋史专家潜心十年之作
再现中国历史上最人性、最仁义的朝代

徽宗荒淫，钦宗软弱，奸臣当道，
靖康之难，北宋由此亡国破家



江苏文艺出版社
J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14034116

I247.53

299

V10



徽钦二帝



李之亮

著



I247.53

299

V10



北航

C1722293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11301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徽钦二帝 / 李之亮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9-4283-4

I. ①徽…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1814 号

书 名 徽钦二帝

著 者 李之亮

责任编辑 孙建兵 王宏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83-4

定 价 4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赵宋王朝》是一部真实详尽地展现有宋一代三百余年历史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起于后周世宗柴荣显德元年（公元955年），止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和锤炼，将这一王朝十八代皇帝、数百位臣僚、各阶层百姓的风云叱咤、悲欢离合再现给读者，是迄今为止篇幅最钜的历史长卷。《徽钦二帝》是全书的第六部。

本书以宋朝第八代皇帝赵佶和第九代皇帝赵桓为主轴线，展现了北宋后期经济虚假繁荣、政治高度腐败、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的官场和民俗画面。徽宗即位时，正处在前朝奸相章惇残酷打击元祐党人、力倡绍述新法的关键节点。向太后不失时机垂帘听政，启用了韩忠彦等直臣，贬谪了章惇等大恶之徒，使朝廷正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向太后垂帘仅仅半年，赵佶便开始亲政。赵佶是个十分聪慧，且具有超人艺术才华的少年，加之年轻好色，任情肆意，对治国理民几乎一无所知，遂使奸臣蔡京乘隙而入，一步步走向了腐化。蔡京是个官场老手，他深深懂得要想保住自己的富贵，得到赵佶的信任和依赖，既要投其所好，又要有超越前人的所谓政治作为，于是他蛊惑赵佶，将国家不振的责任全部推到元祐人身上，再次残酷打击元祐党人。这次对元祐人的迫害可谓登峰造极，把上起司马光、下至一般官员七百余人统统列为整肃打击的对象，甚至把本非元祐党而与他有过仇隙的一些官员也归入其中，客观上将其具有正义感、使命感的正直大臣一网打尽，而且持续数年之久。从此以后，宋朝的官场成了投机者、冒险者、贪渎者、伪善者、凶残者、邪佞者、狡诈者、阴暗者的快乐大本营，正所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正所谓“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豺虎当道，蛇蝎在朝。鼠窃狗偷之徒布满郡县，见利忘义之辈横行道途”，全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正义、公平和为官者的清廉。这期间偶尔也有较为正直的大臣如赵挺之、郑居中曾短期执政，但风气已坏，很难有所作为，他们的下场也十分可悲。彻底清洗元祐人之后，蔡京大张旗鼓地进行一系列所谓“变革”，如改变科举制度、进行官制改革、修建辟雍外学、雕刻八宝玉玺、铸大钱、建明堂，不一而足。对百姓残酷盘剥，头会箕敛，又大兴土木，崇修道教，甚至为了取悦赵佶，设立花石纲，不惜举东南数路之人力财力修建艮岳，致使南方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方腊起义。对外兴兵动武，在西北扩张取得一些胜利后，又欲建盖世奇功夺回燕云十六州，结果被崛起的金国乘虚而入，最终导致亡国破家，几乎所有赵姓宗室都成了金人的俘虏。赵佶在位的二十多年里，蔡京一直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一直在影响着赵佶的举一动，从这一点上看，手段高超的蔡京就像一个邪教主，一个魔鬼。他不仅控制了





皇帝的灵魂,更控制了整个朝廷的走向。而他所有的高招只是两个字:腐败。除了此人之外,陆续高居庙堂的王黼、李邦彦、张邦昌等人;主管内廷的童贯、梁师成、谭稹等人,没有一个不是私欲满腹的恶徒。一个正常的王朝里不可能没有魔鬼,一个魔鬼装扮成圣人占居高位已经相当可怕,如果一群魔鬼都强迫百姓称他们为圣人,都占据着高位,所有百姓都必须无条件地任凭他们欺凌和摆布,那就不能称其为王朝,只能称为人间地狱。在这样一群魔鬼的控制和熏染下,整个朝廷里充满了邪恶和腐臭,戾气日盛,正气日颓。这样的王朝,走向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迟一天早一天而已。这也给后来的执政者提供了生动的,甚至是惊心动魄醍醐灌顶的反面案例:必须任用贤人而不是任用小人,必须走正路而不是走邪路,必须弘扬正气而不是任由邪气弥漫扩散,必须拒绝腐败而不是为腐败推波助澜,必须健全自身而不是放纵私欲,必须多想百姓甘苦而不是只顾自家享乐,必须牢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不是把天下百姓视如草芥。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人心,而人心的向背,才是决定有国者沉与浮的关键所在。言太向而然。夏乘京不能不说的是,赵佶在位期间,也有稍微清醒的时日,也曾对蔡京、王黼等人的倒行逆施有过种种怀疑,然而腐化享乐的本性、崇尚道教的迷途、贪恋女色的特质、畏懼外敌的怯懦,加之上行下效的全方位各阶层的腐化堕落,注定了这个王朝必然走向衰败。金人的崛起并灭亡宋朝,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催化剂,促使这个内囊已经尽上来逐的王朝灭亡得更快更惨而已。至于,光武匡扶土鼎,对鼓鞀登斯可害匪匪,忽义赵佶成为宋朝的皇帝,是个历史性的错误。史书上说:即便是奸臣章惇,也早已觉察到赵佶绝不是个当皇帝的材料。如果向宋徽宗当初采纳他的意见,不让赵佶走上权力的巅峰,北宋的结局或许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尽管历史不能假设更不能重来,但千年后的我们,还是忍不住对靖康年间那段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的民族大灾难扼腕叹息。又王钦宗赵桓即位为帝,同样是“个历史性的错误”。赵佶只喜欢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赵桓,而对郭王赵楷的治国才干、敢作敢为的政治家气度视而不见。赵桓即位后,虽然果断处置了前朝邪佞蔡京、王黼、童贯、朱勔、梁师成、赵良嗣、蔡攸等人,可惜为时已晚。在用人问题上,赵桓几乎等同于一举一动幼稚的孩子,使冤忠抗金的李纲、种师道、宗泽等人有志难伸,良谋散展。在群小的围攻下,这些志士一次次地遭到贬谪,使宋朝耽误了抗击金兵的最佳时机。在北宋的九位帝王中,赵桓是最可悲的末位,他即位时已是金兵围城,危如累卵,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生活在金兵的威胁逼迫和反复政打之下,所以《宋史·钦宗纪》说他“事国日浅而受病至深”。他的人生悲剧,固然和他父亲赵佶留给他一个破烂摊子有直接关系,但其性格缺陷则是更重要的原因。他在性怯懦,害怕打仗,一味寄希望于和谈和解,所以《钦宗纪》里又说:“懦懦然讲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沦胥,社稷芜菲。帝望于是,盖亦巽懦而不知义者欤?”他后来更加凄惨的因



徒生涯,将在下一部《高宗南渡》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全书在结构上依旧注意宏观和微观的把握,力求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读罢此书,读者会有一种“原来真正的宋朝是这样”的感觉。我之所以有勇气对读者做出这样的表态和承诺,是因为我的确是在用读书人的良心和道德来写“宋朝”,而不是像许多所谓“历史小说”那样,为了“博人眼球”,大量杜撰和编造,甚至作者本人就不懂历史。我研究宋史三十余年,除了大的事件和重要人物之外,对很多细微的现象,也都进行过仔细的揣摩。举例来说,哲宗刘皇后(即第五部和第六部里浓墨重彩的刘浆桃),《宋史·后妃传》里轻描淡写地说:“徽宗立,册为元符皇后。明年,尊为太后,名宫崇恩。帝缘哲宗故,曲加恩礼,后以是颇干预外事,且以不谨闻。帝与辅臣议,将废之,而后已为左右所逼,即帘钩自缢而崩,年三十五。”赵佖是哲宗赵煦的弟弟,他册封刘氏为元符皇后已是多余之举,还有什么必要再尊她为皇太后?这合于世情常理吗?“以不谨闻”,说得多么隐晦,究竟怎么个“不谨”法呢?“为左右所逼,即帘钩自缢而崩”,当时的真相又会是怎样的?帘钩真能吊死人吗?这些细梢末节,学术界尽可以忽略不问,但在我的小说里,就不能不给出合情合理的铺叙和解说。相信读者看过此书后,能体会到我在这个人物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再比如靖康时金兵攻打宣泽门,实际上汴京外城十二城门中并没有这样一个门(南三门为南薰门、安上门、宣化门;东二门为朝阳门、含晖门;西三门为开远门、顺天门、金耀门又名固子门;北四门为通天门、景阳门、永泰门又名封丘门)和安肃门。那是不是史籍记载有误呢?其实不然,因为宋朝的汴京还有六个水门,而宣泽门恰恰是六水门之一的西水门。这些细节,我在书中都有清晰的说明。如果笼统地照搬史书而不加解释,岂不是在糊弄读者?要知道水门和城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第六部只写到靖康二年四月,还有些暂时尚无结局的人物,如徽钦二帝的下场究竟有多悲惨?李纲、宗泽、何栗、张叔夜等主战人士的结局如何?最初正义凛然的秦桧怎样蜕变成国贼和内奸?汪伯彦、黄潜善究竟是志士还是奸邪?上一部《少年天子宋哲宗》里那位孟皇后在高宗一朝还有哪些故事?她在整个大宋朝的延续中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赵佖、赵桓的嫔妃、帝姬们经受了怎样惨不忍闻的炼狱折磨?蔡京的三位妓妾慕容姑娘、邢姑娘、武姑娘还有没有后续的故事?命运如何?柔福帝姬的真实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很多很多惊心动魄、出人意表的动人故事,都会在第7部《高宗南渡》中相继展现。这些故事会在人性与兽性、文明于野蛮、阴暗与光鲜、残暴与善良的交织中滚滚而出。

顺便再为喜爱《赵宋王朝》的朋友们做个交代:我今年已经正式退休,可以集中全部精力撰写后面几部书了。目前正在写的是第七部《高宗南渡》,2014年应能面世。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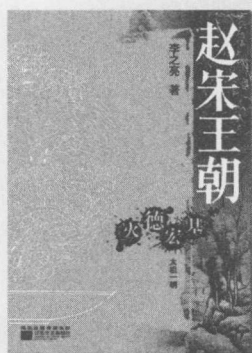


计在2015年年底,成其完豹的十部书便能悉数奉献给读者了。我总认为自己是到了宋朝而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很早就立下了三个宏愿,一是撰写一部宋代职官通考,将宋朝三百多年“厅局级以上”各类官员的任免情况尽可能完整地勾勒出来,列成年表;二是把苏轼的文集作出详尽的注解,因为在我心目中,苏轼不仅是前无古人,也必定是后无来者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与这个人进行一番对话,是终生的遗憾;第三就是这部《赵宋王朝》。如今前两个愿望都成为了现实,《宋代职官通考》18册800余万字,已于2002年出版;《苏轼文集编年笺注》12册800余万字,已于2011年出版。这部《赵宋王朝》共16册,也是800万字左右,应该在2016年之前全部出齐。实现了这三个愿望,此生真的无所希求了。不过做好任何一件事都必须依靠合力,依靠志同道合的友人无私的帮助。就拿这部超级长卷来说,如果没有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负责同志的高度认可和鼎力支持,即使我能坚持写完,也无法以纸媒的佳美形式交付到读者面前。正因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黄小初先生、总编辑汪修荣先生、总编办主任王宏波先生等人始终坚持“出好书、做精品”的原则,本书才能在严肃文学日渐萧条的特殊年代里,一部接一部逆势面世。“感恩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对于给过我鼓励和认可的所有正直的、有使命感的领导和编辑,我一直心存感激。我相信这种感激之情的深刻内涵,也一定会通过《赵宋王朝》十部书的陆续出版,如冬日里的暖流般传递到读者朋友们心里。

李之亮

2013年10月1日于北京昌平

《赵宋王朝》系列丛书



赵宋王朝——火德宏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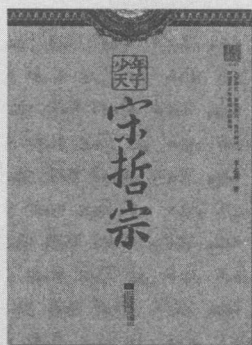
赵宋王朝——烽火底定



赵宋王朝——仁宗皇帝



赵宋王朝——宋神宗



赵宋王朝——少年天子宋哲宗



赵宋王朝——徽钦二帝

目 录

- 第一回 向太后带病垂帘 韩忠彦入辅大政 / 001
- 第二回 刘皇后宫前逢君 元祐人曙光初见 / 008
- 第三回 刘浆桃意外册封 新皇帝终偿爱恋 / 016
- 第四回 范纯仁量移内郡 苏东坡南海回归 / 023
- 第五回 章惇贬谪南岭外 苏轼病故常州城 / 030
- 第六回 王皇后失言触忿 范纯礼强谏离朝 / 037
- 第七回 赵佶再罢李清臣 蔡京得益邓洵武 / 044
- 第八回 延和殿赵佶问计 崇恩宫浆桃受封 / 051
- 第九回 重回朝蔡京得势 陷重围曾布遭殃 / 059
- 第十回 吕知府终报旧仇 曾丞相阖家落难 / 066
- 第十一回 曾布离京赴衡州 蔡京清洗元祐党 / 073
- 第十二回 蔡侍郎更张庶事 赵官家听之任之 / 080
- 第十三回 安乡关诸将会师 巴金城大获全胜 / 087
- 第十四回 赵挺之心生怨愤 张商英讲明实情 / 097
- 第十五回 春烟书写奸党碑 蔡京再治元祐党 / 108
- 第十六回 西北四州皆归宋 蔡氏兄弟反成仇 / 116
- 第十七回 蔡枢密知河南府 赵侍郎辞宰相官 / 124
- 第十八回 蔡丞相陡然失势 邓洵武得意忘形 / 130
- 第十九回 书学待诏耍聪明 翰林学士告御状 / 137
- 第二十回 蔡大人府中接驾 赵侍郎书房殒身 / 145
- 第二十一回 洗儿宴上献珠玉 钱家府里失魂灵 / 152
- 第二十二回 刘太后灭人欲情 蔡侍郎献八宝策 / 161
- 第二十三回 邓左丞被贬出京 童安抚智取两郡 / 168
- 第二十四回 王皇后久病升遐 赵官家一梦悟道 / 174
- 第二十五回 大庆殿赵佶受宝 宰相府蔡京临危 / 182
- 第二十六回 蔡太师化险为夷 赵皇帝突发急症 / 188
- 第二十七回 赵官家起死回生 马光禄意外南下 / 195
- 第二十八回 赵佶欲建神仙阁 谭稹泄露垂帘心 / 202
- 第二十九回 浆桃殒命崇恩殿 赵佶求赎宝篆宫 / 208
- 第三十回 礼制局中出新制 阆风殿里鱼得水 / 217

- 第三十一回 立太子赵桓受册 备战事童贯拥权 / 223
- 第三十二回 王黼献灵丹妙药 赵佶赐昭德坊宅 / 229
- 第三十三回 右丞夺府第美女 太子娶朱氏完婚 / 237
- 第三十四回 赵佶封道君皇帝 王黼导天子出宫 / 244
- 第三十五回 朝堂集议改年号 举国上下建神霄 / 251
- 第三十六回 出使路九死一生 谏微行良言苦口 / 259
- 第三十七回 赵佶题写神运石 王黼秘献北国女 / 268
- 第三十八回 方腊揭竿起东南 佛奴骤然升天界 / 274
- 第三十九回 阿骨打耀兵辽宋 赵良嗣订约上京 / 280
- 第四十回 帮源山方腊就擒 内东门王黼报喜 / 288
- 第四十一回 赵天子悠游艮岳 众臣僚应制赋诗 / 292
- 第四十二回 龙德旧宫添美女 大金皇帝遣使臣 / 299
- 第四十三回 辽皇帝逃进夹山 宋王师开赴边境 / 306
- 第四十四回 童开府固守河间 种师道兵败致仕 / 312
- 第四十五回 耶律淳因病辞世 燕京城得而复失 / 318
- 第四十六回 赵良嗣舌战金使 王太宰谎报军情 / 326
- 第四十七回 赵桓参奏恶太宰 童贯率军入燕京 / 332
- 第四十八回 张节度接受招降 郭将军朝见天子 / 340
- 第四十九回 张节度命归泉壤 燕京城粘罕借粮 / 347
- 第五十回 太宰王黼遭罢免 金人劝降郭药师 / 352
- 第五十一回 童太师痛斥来使 金皇帝大举南侵 / 360
- 第五十二回 太学生请诛六贼 宋天子临难禅位 / 367
- 第五十三回 汴京城群臣议事 辅固村王黼暴亡 / 374
- 第五十四回 金元帅攻打汴京 宋君臣临危失策 / 381
- 第五十五回 城下盟金兵北撤 度艰辛赵佶还京 / 390
- 第五十六回 国贼人头依次落 金兵两路逼汴京 / 398
- 第五十七回 王云暴斃磁州城 赵构领受河北帅 / 407
- 第五十八回 金兵攻破汴京城 何灌全军血战死 / 414
- 第五十九回 康王建立元帅府 赵桓竟成阶下囚 / 423
- 第六十回 金酋强立张邦昌 赵氏万人迁雪域 / 442



第一回 向太后带病垂帘 韩忠彦入辅大政

皇太后向氏夜以继日地忙了两三天,才算把眼前大事安排初定。毕竟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哪禁得起这么打熬?赵煦的灵柩暂厝在天王寺后,她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就在这一刹那,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眼前黑了好一阵。勉强回到宫里,还没进膳,便歪在凤榻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赵佖虽已十八岁,个子比他哥哥赵煦还高,然而继承大位对他来说毕竟太突然,太后一躺下,他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童贯提醒他道:

“陛下,到隆祐宫去看看太后娘娘吧。”

赵佖如梦方醒,招呼童贯:“走,快走!”

来到隆祐宫,向太后正巧刚坐起来,见到身穿黄袍的赵佖,不知是新奇还是欣慰,竟露出了笑容:“皇上真是一表人才呀。”

“太后殿下。”赵佖大步跨到向太后榻前,将向氏伸过来的手紧紧握住。“你老人家好些了吗?”

“皇上改口称本宫为殿下,本宫一时还真不习惯。皇上不是一直称本宫为娘娘吗?那多好听,心里也感到更亲切。”向氏满脸慈祥,看上去精神好多了。

童贯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陛下天纵圣明,最懂皇家礼法。大臣们没有一人提及此事,完全是出自圣意。”

向太后娓娓说道:“这是在本宫卧榻前,又不是在朝堂上,何必这么刻板。”她把身子移到榻沿,侍女立刻上前扶她坐稳。“本宫最大的愿望,就是从今以后天下大事都由皇上独断,本宫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从现在起,皇上就总揽朝纲,号令天下吧。”

“太后娘娘,那可不行。”赵佖凑到向氏左侧,真的改称“娘娘”了。“儿臣这个皇帝既然是娘娘给的,娘娘怎么也要送儿臣一程才行啊。”

向太后拍了拍赵佖的肩膀道:“皇上知道本宫为什么坚决要把天下交给你吗?”没等赵佖回答又接着道,“因为我家佖儿肩膀最硬朗,心性最灵透。你读的书多,自然能与古圣贤心心相印;会图画,可以把天下万物汇集在片纸之内。本宫有个秘密,对谁都没讲过,今天不妨讲给皇上听。其实本宫根本没有干预朝政的想头儿,可就在你兄长弥留之际,太宗皇帝托梦给本宫,真真切切地对本宫说:‘大宋天下,断自吉人。’谁是吉人,不是再明白不过吗?”

“太后娘娘,这是真的?”赵佖脱口问道。他并不怀疑太宗托梦,只是觉得以前的心思都用在蹴鞠绘画、写字吟诗上,突然君临天下,他感到无所措手足,于是再次向向氏



恳求：“娘娘，太宗托梦只说儿臣可以继承大统，并没说不需要娘娘扶助。儿臣诚心请求娘娘效仿太皇太后垂帘之制，就算不是为了儿臣，也该为大宋江山的稳固再费些精神呀。此事儿臣已与章惇、蔡卞等人说过了，他们也都赞同。你老人家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天下人的祈请。”说罢跪地，要给向氏叩头。

“皇上快快起来。”向氏没想到赵佶如此恳切，连忙招呼童贯：“还不快把皇上扶起来？”

看见赵佶眼角挂着泪水，向氏甚为感动，轻声说道：

“这等大事，皇上说了也不能算数，需要大臣们集议才行。”

两天后，皇太后向氏和新皇帝赵佶在内东门小殿里召见首相章惇、枢密使曾布、尚书左丞蔡卞、御史中丞安惇等人，首议垂帘之事。尽管向氏一再逊让，大臣们还是议定，按照祖宗家法和赵佶的坚请，由她垂帘听政。向氏勉强应允，但一再申明，此番垂帘，不可如太皇太后高氏那样现身大殿，所有大臣入奏，都必须先得到赵佶批阅，再由太后副尾行下。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因身体欠佳，会尽快还政给皇上。这件大事定下后，还有些例行事务，如定赵煦庙号为哲宗、新皇帝赵佶生日十月初十为天宁节、追尊赵佶生母陈翥为皇太妃、首相章惇为先皇帝山陵使、因国丧推迟本年科举会试到二月初五，由吏部侍郎徐铎知贡举，给事中赵挺之同知贡举等事，也一并确定下来。

向氏不愿垂帘，委实是因身体一直不适。她觉得在朝廷纷乱之际出色地完成了皇权交接，已经无愧当朝太后的身份了。后来她同意暂时垂帘，倒不完全是因为赵佶的诚恳，而是出于对赵家天下的担忧：如今在朝的几个大臣各怀鬼胎，貌合神离，甚至连貌都敢不合。赵佶年纪轻轻，想把最高层的矛盾理顺，是件很难的事。佶儿心地柔弱，让他对谁下狠心，都不那么容易。当年神宗驾鹤西归后，太皇太后高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了极大的风险，才把新党头目蔡确、章惇、张璪、蔡卞等赶出了朝堂，谁知赵煦问政后，章惇、曾布等人竟像演幻术一样相继杀回了朝廷。如今她的心思和当年太皇太后高氏完全一致，尽管眼下没有司马光、吕公著那样的老臣可用，她还是决定，为了整饬朝纲，就算拼尽残年，也要给佶儿确立一个稳定的政局。

这一天她刚用过朝食，宦官梁师成便来到隆祐宫：

“启禀太后娘娘，枢密使曾布大人求见。”

“宣他到内东门小殿奏事。”向氏吃力地欠了欠身，侍女连忙上前，扶她站起来。

早已候在小殿前的曾布低垂着头等向氏坐稳，开门见山地说道：

“臣曾布深知太后殿下贵体欠佳，还来惊扰，实属不该。只是新朝之内，辅臣尚缺，章丞相马上又要出使山陵，调整宰辅的事刻不容缓。臣身为枢相，兼揽诸事，于理不



向太后没表态，曾布接着又道：“臣以为当今不仅缺少正直大臣，更缺少敢于直言相谏的净臣。如今贬在新州的右正言邹浩、大理寺丞任伯雨，都是难得一见的敢言之人。臣已向皇帝陛下递过奏本，请求按照定员把左右司谏、左右正言补齐，让那些心怀叵测的佞徒收敛凶焰。”

向氏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梁师成扶掖下回到隆祐宫，天上已经开始飘雪花了。梁师成见她脸色蜡黄，忙吩咐侍婢和嬷嬷服侍她躺下。睡到后晌申时醒来，尚食房的晚膳刚好摆放齐整，向氏觉得很没胃口，勉强吃了几口便放下了筷子。就在这时，童贯陪赵佶来她宫里问安。向氏将侍婢嬷嬷都打发出去，只留童贯陪着赵佶，就这样一直说到天色昏暝，赵佶出宫，童贯把一领鹤氅披在他身上，护送他回到端王府。柳春烟和秋月双双迎出，替他脱下鹤氅，将雪扑打干净。

赵佶一径走进夫人淑箴阁内，坐在榻旁，拽过淑箴，一只手轻轻抚摸起来。淑箴身怀六甲，身子很重，想挪挪身，被赵佶按住，说道：“别动别动，小心伤了胎气。”

他又忍不住摸了摸淑箴的肚子，说道：“夫人怀孕时，还只说朕有了小王子。如今这小家伙还没出世就改换了身份，成了龙子了。这些天朕就像做梦一样，怎么葫芦提就成了皇帝呢？”

淑箴脸上放着红光，笑问道：“皇上这是从哪儿回来？”

“朕到太后宫里去了。”

“皇上有今天，太后娘娘出力居多，以后凡事都该听从太后教诲才是。”

“谁说不是呢。别看太后宫里少言寡语，说起朝政，头脑才分外清晰。刚才她对朕说，新朝要有新气象，因袭前朝无所变更，百官必然更加怠惰，小人必然更加肆意。朕对她说，章惇倒行逆施好几年，是不是可以劝他退位？太后说：章惇固然该退，可单凭皇上一纸诏书是绝对行不通的，要让比皇上更想让他退位的人去做这件事，才是为政之道。朕猜想是不是该轮到曾布了？太后却瞅着朕不回答，好半天才说，章惇执政几年，贬退了大批良臣，皇上应该认真梳理，把该召回的良臣尽快召回。又叮嘱朕务必把首相之选考虑周全……”

“陛下。”淑箴趁赵佶语音顿宕，截断了他的话头。“臣妾虽有幸进了帝王家，也深知女流之辈绝不该过问朝廷政事，陛下还是不要在臣妾面前讲这些大道理太事情。臣妾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呵护好陛下，为陛下生下龙子，养护龙子。”

赵佶嬉笑说道：“夫人以为朕就那么喜欢过问朝政？谁承想皇帝这顶帽子不偏不倚砸到朕头上，朕无可奈何罢了。到现在朕还不知道太后想让谁当首相呢。好啦，说

点儿别的吧。这两天宫里人正在加紧打扫大内宣和殿,太后说不日洒扫洁净,便让朕带着你们搬进去住呢。太后最疼爱朕,也最疼爱夫人和春烟、秋月,才安排了这么好的殿阁。朕已到那里看过了,此殿在睿思殿后面,东侧有个凝芳殿,西侧有个琼芳殿,后头两阁一个叫重熙阁,另一个叫环碧阁。咱们搬进宫以后,朕打算把你安排在凝芳殿,让春烟、秋月待在后阁,随时伺候夫人。朕还有更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呢,太后说,过几天宫里消停下来,便册封夫人为皇后。夫人高兴不?”

谁知淑箴并没显出喜色,倒是撅了撅嘴巴,说道:

“臣妾凭什么都高兴?”

赵佶一脸的惊讶:“夫人凭什么不高兴?”

淑箴不再注目赵佶,似有伤感地说道:“陛下想想先皇帝那位孟皇后。当了皇后,唯谨唯慎,不还是遭人暗算,打发到瑶华宫受罪去了?当那样的皇后,倒不如做个民女,纺线织布,没有这般烦恼。”

赵佶信誓旦旦地说道:“夫人不必烦恼,朕贵为天子,还保护不了自己的皇后?”

“先皇帝又何尝不是贵为天子?只怕到了有人非要把孟皇后置于死地时,连先皇帝都没了主意。陛下,臣妾真的很怕。”淑箴说着,将头扎进赵佶的怀里。

国丧二十七天很快过去,二月初九,赵佶身穿黄袍,腰系红带,头戴紫冠,与垂帘问政的向太后驾临紫宸殿,标志着大宋第八代皇帝赵佶的时代正式开始。百官以最隆重的礼节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聆听着一道又一道诏命。近来朝廷内部消息封锁得很严,故而新朝究竟施行哪些新政,启用哪些新人,才是百官最关心的事。早在赵煦离世时,不少大臣就认为这回任命首相肯定是曾布。然而朝堂上宣读的人事诏命却是: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为特进、封申国公;知枢密院曾布为右光禄大夫;尚书左丞蔡卞为左正议大夫;太子少师致仕苏颂为太子太保。这虽然只是加官诏而非进职诏,可章惇官至第一阶特进,爵至第一等公爵,着实令曾布心里凉了半截,他担心的是赵佶和向太后亲口答应要把章惇请出朝廷的许诺是不是有所改变?

就在曾布焦虑难耐时,向太后和赵佶将他与蔡卞、安惇等大臣宣到了内东门小殿。曾布清楚地看到,在座的除了上述几个人外,还有刚从真定府任上回朝的李清臣、刚大名府任上回朝的韩忠彦。李清臣是他举荐的,如今回朝担任副相,顺理成章。韩忠彦是个许久没人提起的角色,十有七八的官员大概都把他给忘了。此人回朝,又出现在这个特殊场合,赵佶和向氏究竟想让他干什么?

在场的每个人都神情肃穆,静得连殿外落叶的声音都能听见。

向太后朝赵佶轻声说道:“列位大人都到了,皇上宣旨吧。”





赵佶在每个人脸上扫视一遍，看上去情绪有些紧张，嗯了一声，说道：

“朕承继大统，夙夜兢兢，生怕辜负了列祖列宗和万姓子民的期待，故而昼夜精思，兼听臣言，以为当务之急，莫如宰辅就位，各司乃职。枢密使曾大人几次上奏，请求摒弃新旧党争，广纳贤才，建立大中至正的新局面。朕与太后殿下都认为此言高屋建瓴，抓住了近些年朝廷大臣以新旧划线的弊端要害。”

谁都能听出，赵佶此话是为李清臣、韩忠彦重新进入庙堂做的铺垫。他们更关注的是这两个人究竟担任什么角色。

“朕与太后殿下几经斟酌，任命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暂代山陵使章惇总理朝政；任命李清臣为尚书右丞，与蔡卞共为辅相。因近来西北尚多边事，曾大人洞悉军情，依旧担任枢密使。”赵佶语调虽然和缓，却带有不容置辩的坚定。

曾布惊得抖了一下。他怎么也没想到，自认为首相舍我其谁的当口儿，竟让久已淡出人们视野的韩忠彦抢了先机。他极力克制住内心的愤懑，看了看身边的人：韩忠彦一副老成持重之态，喜怒不形于色；李清臣大概已经得知举荐者为谁，向他投过善意的目光，但那目光显然还带有些许遗憾，因为他出任外藩前，就已担任过次相了。令曾布无法忍受的是蔡卞，一脸的幸灾乐祸，似乎在嘲笑他：你以为你扳倒章惇就能取而代之了？老老实实在枢密院里待着吧。

“韩大人，你重任次相，有何主张？”向太后特意敦请韩忠彦在这个特殊的场合里将执政的理念缕述一番，也好确立他应有的威望。

韩忠彦朝向氏深拱，又朝环列的大臣们一一示意，朗然说道：

“《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其意在于告诫治国者，必须抓住关键才能开解纷繁。臣以为当今急务，正在朝堂之上。若欲正朝纲，端士人，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推广祖宗以来的仁德惠政，使臣民百官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恩惠；二是广开言路，要让人说话，让人对朝廷的弊端畅所欲言，不以言论激烈而加罪，更不能防人之口甚于防川；三是去疑似，切不可再以捕风捉影的疑似之罪戕害正人，使人人自危；四是戒用兵。如今大宋再也经不起连年西征的巨大花费，待到国富民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大国的风范。”

“韩大人所言甚好。本宫再问一句，你认为四项之中何者为最？”向太后又问。

韩忠彦侃侃言道：“臣已思虑再三，以为四者皆最。太后殿下必欲分出后先，则臣以为，广开言路应该率先落到实处。言路闭塞，岂不又成了一言堂？”

以上这些话，曾布全没听进去，直到最后才恍恍惚惚地听韩忠彦说“广开言路”最为重要。哼，好吧韩忠彦，你岂不知历朝历代的“开言路”都是权谋者引蛇出洞的手段？

他不觉心中暗笑：这样的傻瓜，也配端坐庙堂？实在是幼稚可笑。



经过几天的梳理和揣测，曾布终于弄明白：任用韩忠彦肯定是向太后的主张。赵佶一向游戏于笔墨与女子之间，从来没真正关心过朝政，甚至到他登基之前，连韩忠彦长什么模样儿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骤然钟意于一个陌生人呢？别看向氏平时没多少话，一旦赵煦躺倒，她竟能果断地将不可一世的大阉郝随收入网中，又轻而易举地击溃章惇拥立燕王之谋，宣告赵佶继承大位。某种意义上说，她一点儿都不亚于当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此前没把这个孱弱的女人当回事，真是大大的疏忽。不过现在清醒还不算迟，他真得仔细考虑考虑下一步应该如何应对了：章惇已是死老虎，他既得罪苦了向氏，又得罪苦了赵佶，从人情常理上讲，向氏和赵佶绝无可能继续看重此人。至于密召韩忠彦的真正原因，想必是向氏对于彻底扳倒章惇感到力不从心，甚至连我曾某人也信不过，才把远在外藩、与章惇势同水火的韩忠彦拽过来当打狗棍用。

如果这个分析不错，那就首先得把韩忠彦来个深入解剖，才好对症下药。不错，此人是个老臣，而且是三朝宰相韩琦的大公子。赵煦在位时，他最高做到枢密使，在章惇的挤压下，这位无所作为的枢密使最终不得不离开朝廷，而接任枢密使的，就是他曾某人。从那以后，这个人就如同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人提起他。揣摩他的性格，既没有章惇的狠愎，又没有司马光的倔强，更没有蔡确翻云覆雨的大本事，说白了，他不过是个书生，不难对付。把韩忠彦看透，再考虑下一步棋就有方向了：尽管向氏认可曾某提出的大中至正、兼用新旧两党的主张，然而仅从她重用韩忠彦一事就能明白，这老太太的心思和当年太皇太后高氏如出一辙，都是想重用旧党，清洗和限制新党，回到熙宁变法前的状态去。太皇太后高氏刚一垂帘便任用司马光，向太后刚一垂帘便召用韩忠彦，两个老太婆可谓一脉相承。那好吧，那曾某人便将计就计，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先把韩忠彦高高捧起来，再把他重重地摔下去。曾某倒要看看，是你向氏、韩忠彦厉害，还是我的手段更高一筹。